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辦。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累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蹉跎，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為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貢獻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西藏紀述

張海撰

四川雅州府屬口內土司

一董卜韓胡宣慰司卽木坪土司在雅州府南距府
三站於康熙元年

頒給印信四十九年土司雍中七立出兵寧番在事
身故子堅參達結年幼不能理事其妻桑結護理
印務桑結乃明正土司工喀之姪女保女所出五
十六年工喀病故乏嗣奉

部准令桑結至打箭爐暫行護守明正司印務另

議襲替五十七年

頒給號紙視事雍正三年打箭爐地震桑結被壓身故是年

題請堅參達結承襲董卜宣慰司四年復因明正員缺無親支族舍可議襲替請以董卜宣慰司堅參達結兼襲母職十一年二月內堅參達結因公赴省病故請以長子堅參囊康承襲因年未及歲印務暫令堅參達結次妻王氏么么護理東至天全州界西至余土司界南至雜谷土司界北至阿日土司界每年認納

貢馬四匹每匹折徵銀八兩共銀三十二兩又舊管
魚通地方草糧五十石折徵銀五十兩俱解交藩
庫地在腹內民情淳朴地方寧謐歷奉調遣出力
報効

一守善體梵灌頂大國師樂雲程於順治九年受職
原

頒印信一顆並無認納糧馬查該員乃世職襲替從
前責司化導口外各貢番今打箭爐口外各土司
俱已投誠向化納賦應差而舊管貢丁又盡入版
圖該員並無所司現居雅州府城

一沈邊長官司余世統在雅州府西距府六站於康熙四十九年

頒給印信每年納賦五十兩交泰寧協兌支兵餉東至清溪縣飛越嶺界西至那咱土司界南至建昌寧越營界北至佛耳崖界地當西爐孔道民情淳厚一切差務竭力辦理並無遺悞

一冷邊長官司在雅州府西距府七站於康熙四十九年

頒給印信每歲認納雜糧八十石折徵銀四十兩交泰寧協兌支兵餉東至佛耳崖界西至咱哩土司

界北至魚通界南至九科土司界地當西爐大道
土民安靜凡遇差遣頗屬効力

一黎州土千戶卽大田土千戶在雅州府西南距府
五站該土千戶始祖授職先朝襲至本朝投誠仍
授前職

頒給印信號紙每歲輸納田畝正賦銀一十九兩四
錢四分赴清溪縣上納東至峨眉縣界西至沈邊
土司界北至榮經縣界南至松坪土司界地居偏
僻戶口無多凡有差調公同清溪縣應付地方寧
謐

一松坪土千戶馬澤在雅州府西南距府六站於康熙四十二年授職

頒給印信號紙每歲輸納條糧銀九兩三錢六分赴清溪縣上納東至峨眉縣界西至黎州土司界北至本畜黑骨夷人界南至涼山夷人界地處偏僻地廣人稀凡有差調公同清溪縣應付從無違悞四川雅州府屬打箭爐口外土司

一明正土司駐扎打箭爐在雅州府西南距府一十二站查明正長河西土司堅參於明末故絕康熙五年行查襲職有噎哕吒吧與長河西共教是年

頒給印信暫令承管印務二十年噎哴吒吧病故子
蛇蜡螯吧承襲三十九年吃蜡螯吧被營官喇嘛
致死我

朝進兵勦撫平定蛇蜡螯吧乏嗣四十年將印給其
妻工喀以繼夫職五十六年工喀病故無子喀有
姪女保女先於康熙四十一年身故保女生四女
長女烏金布次女作兜亦俱先故三女索浪遠嫁
藏番四女桑結出嫁董卜土司雍正七立四十九
年雍正七立身故桑結護理董卜印務又回母家
請襲奉

部准其暫行護理另議襲替五十七年

頒給號紙視事雍正三年地震桑結被壓身故是年請以堅參達結承襲董卜宣慰司又於四年復請以堅參達結兼襲母職十一年堅參達結身故以次子堅參德昌承襲明正司年幼不能管事印務係堅參達結之妻喇章署理喇章乃小金川土司湯鵬之女明正東至瀘定橋交冷邊界南至建昌寧番鴨綠江界西至瞻對抵熟桑泥界北至小金川界週圍約計三千餘里地廣人稀轄正副安撫司土千百戶五十五員十三鍋莊頭目一十三名

冊報夷民四百六十戶每年認納夷賦折徵銀一百六十兩零又三年一次徵收

貢馬三匹每匹折徵銀八兩其銀二十四兩均兌支泰寧協兵餉又新撫理塘巴塘霍耳疊爾格等處宣慰司宣撫司安撫司長官司土千百戶五十四員每歲糧馬折納銀三千七百九十九兩四錢五分自雍正九年起徵歸明正司催解赴打箭爐同知衙門上納兌支泰寧協兵餉打箭爐倚山建城雅州府同知分駐其地管理漢土民情并糧運事務設阜和營都司千把官兵彈壓又有

欽差徵收稅課口內榮雅名印天全各州縣引茶並紬綾緞布口外西藏等處皮張黃連礪砂氈氍毛褐各貨均匯集買易民人稠密漢番雜處夷性淳良頗遵法律輓運糧餉應付差使均屬急公惟風俗不正好小利近年番民多習漢語南接裡塘乃西藏經由大道其鴨綠江之中渡乃往來要津雍正八年中渡河口曾設都司一員官兵二百名稽查彈壓西北離爐四站舊名噶達雍正八年

欽定泰寧

勅建惠遠廟移駐達嚨喇嘛將化林官兵改設於此

欽命大人復設重兵防護十年添設巡檢一員管轄漢
土民情再西北乃靈雀等處係通松潘西寧西藏
要隘亦設官兵防守靈雀接壤則係章谷霍耳甘
孜疊爾格等處夷民尙安住牧內有瞻對地方在
霍耳甘孜之南巴塘乍雅之北山險地寬人強性
悍不耕不織惟藉盜劫爲生八年大兵進勦稍知
斂跡十二年冬

欽命果親王至泰寧撫番十三年春達賴喇嘛回招今
中渡只存撫標兵丁十名稽查渡口泰寧派外委
兵丁十名看護惠遠廟其餘官兵概行裁撤而瞻

對夷眾復出騷擾隣境又爐北魯密地方乃小金川經由門戶小金川夷民亦屬强悍魯密隘口似宜設兵以防

一喇滾安撫司丹正邦於康熙四十一年

頒給印信雍正二年

頒給號紙頂下夷民三百戶額無條糧夷性强悍十三年丹正邦被副使格松結仇殺尙未承襲

一喇滾安撫司副使格松結於雍正元年

頒給號紙頂下夷民三百戶額無條糧民性强悍罔知禮法十三年該土司將安撫司丹正邦仇殺尙

未審結

一瞻對安撫司側冷滾布於康熙四十一年

頒結印信號紙項下夷民九十戶該土司住牧下瞻對山路崎嶇終歲積雪不耕不織搶劫爲生雍正六年經黎雅營遊擊高奮志將側冷滾布擊殺雖經歸撫但夷性强悍仍多爲匪安撫司員缺尙未承襲

一把底安撫司囊索於康熙四十二年

頒給印信號紙項下夷民八百五十戶三年認納

貢馬一匹折徵銀八兩經明正司催解兌支兵餉夷